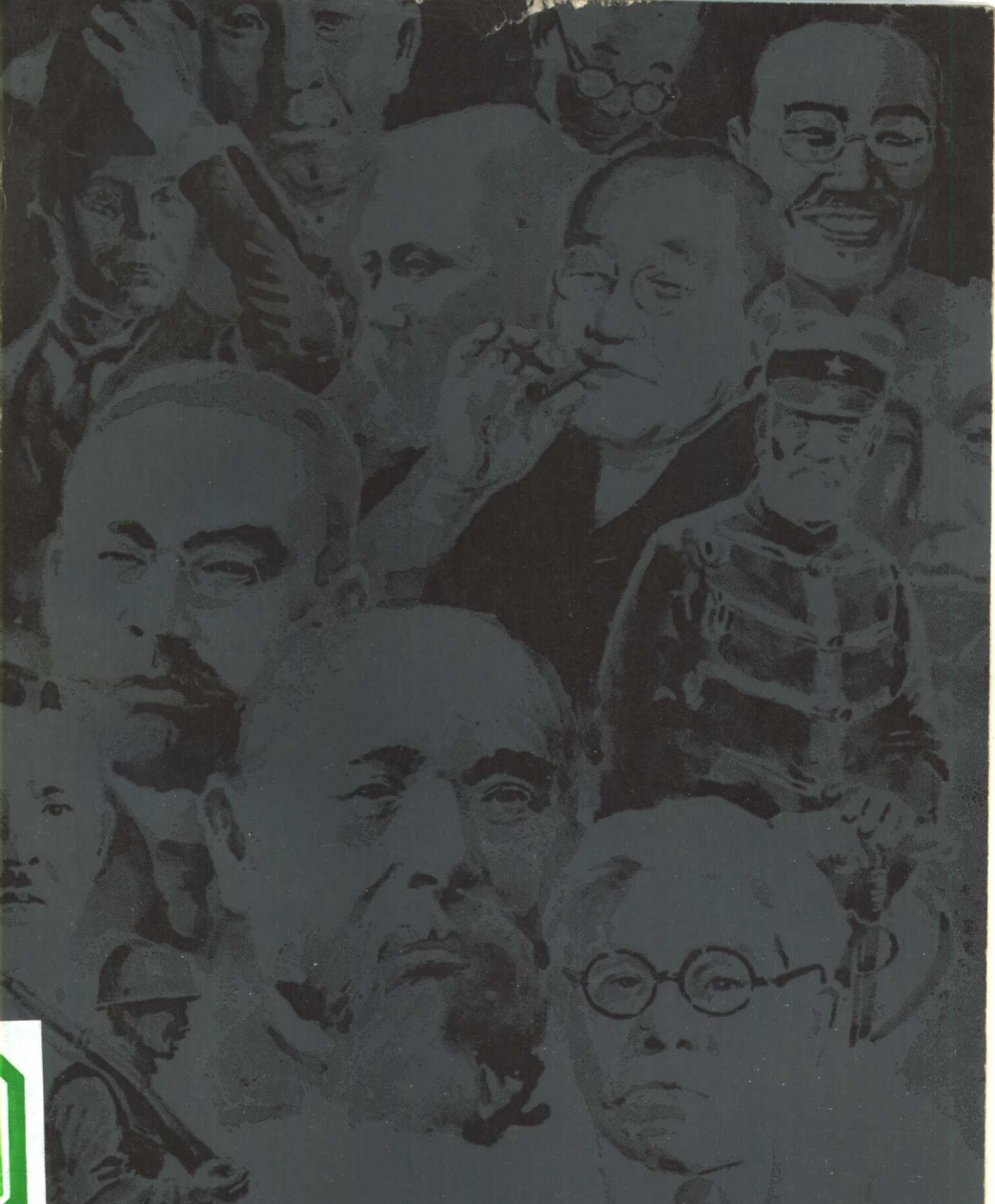




滿鉄調査部内幕

〔日〕草柳大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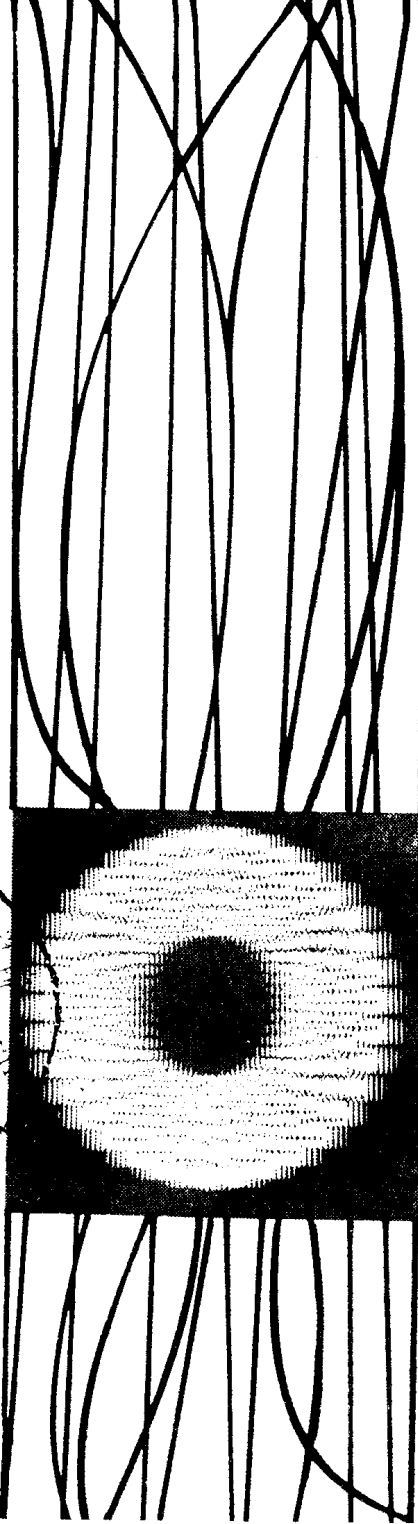
满铁调查部内幕

〔日〕草柳大藏 著

刘耀武 凌

舟 徒 关

迟 凤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哈尔滨

满铁调查部内幕

〔日〕草柳大藏著
刘耀武凌云译
舟徒关益
迟凤年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哈尔滨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17 12/16·插页 2·字数395,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200

统一书号：11093.74

定价：1.55元

6275/20

译 者 的 话

《满铁调查部内幕》是一部日本帝国主义经营的南满洲铁道公司（简称‘满铁’）在我国东北三省进行情报活动的长篇历史纪实。书中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和无数知名人士的论著；尤其是对有关日本军国主义，自明治年间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战败为止侵略我国东北的全过程，有着详尽的记述，其中很多轶事秘闻是从未发表过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对于研究我国东北三省当年的社会历史情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特将其介绍给读者，供有关人员研究或参考。

书中涉及到中日两国一些重大事件及当时军政财文各界的众多显要人物，原作者是完全站在所谓“满铁人”的立场来加以评述的。所以，许多观点和我们的看法，在原则上有着根本分歧。在这方面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

这部书稿曾在日本《朝日周刊》杂志（自一九七八年一月号至一九七九年六月号）上连载。最近又出版了单行本。全书由四章七十节组成。第一章由刘耀武同志翻译；第二章由凌云同志翻译；第三章由舟徒同志翻译；第四章由关益同志翻译；最后由迟凤年同志总校。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解或误译之处，在所难免，深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我在《满铁调查部内幕》里 写了些什么（代序）

所谓“漫游历史的旅行”似乎有三类：第一是遍访名胜古迹的旅行；第二是追索属于宗教哲学范畴的精神史的旅行；第三是探求民族兴衰的旅行。第三种旅行，从广义来说，应该属于民族的政治生态史的范畴。

然而，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旅行，旅游者都要以“现代的观点”来观察和认识历史。历史学家E·H·卡说：“所谓探索历史就是用现代的观点分析过去，用过去的成败作为现在的借鉴。”这对探索历史的人是最正确的指针。

我有调查“满铁调查部”的心愿已经十几年了。在这期间E·H·卡先生的话，始终在我脑际回响。但是，我总认为“满铁调查部”是日本人组成的空前绝后的知识荟萃的集团，只用局限的“现在的观点”去洞察它的全貌，是很困难的。换个角度说“满铁调查部”是个大光源，用它来对照现在是否合适，也感到有疑问。为此，我无论是在书房里，在高速铁路的电车里，还是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里，都在继续研究往返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这种光的性质和容量。这期间，我认识到要解释明白这个知识的大厦，按问题分别使用分光器去观察似乎更好。

第一个分光器是“权力和调查的关系”。本来“满铁”公司自身就是政治的产物，在观察政治生态方面它是个极好的材料。使用“帝国主义经营殖民地的机关”这样一个单色光去观察也是可能的。但如果追溯“满铁”独自的发展和分裂的过

程，在那里就可以看到政治上的种种发展和变化的形势；如果在政治领域里还允许有政治生态学这一范畴，那么“满铁”可以说是最好的历史材料。“满铁调查部”相当于这个政治集团的大脑。它不仅是搜集情报和随时可以提供情报的大脑，它还是能为“满铁”创造继续存在和发展条件的大脑。即“调查部”尽管是“满铁”内部的一个机构，但它还是一方面受“满铁”领导，同时又支配着“满铁”的机构，是处于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地位。因而也就产生了“权力和调查的关系”。

为了维护或扩大权力，有时需要进行调查，可是由于“满铁调查部”的基本工作是实地调查，所以调查的结果也就成为“让事实说话”的发言根据。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实中酿成的新的理性认识和权力方面的旧意识，也就发生了矛盾。

受权力驱使的调查机关则另当别论。在理念上和财政上，从权力取得相对独立性的调查机关，以什么内容，什么样的方法论，它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否达到质变的程度，要了解这些关系，“满铁调查部”也是极好的材料。从结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权力和调查部门相互之间关系为函数关系。解决这个关系的钥匙，我只有从“人”的方面去寻求。我分析了权力方面的人（如后藤新平、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石原莞尔等）；也分析过调查部方面的人（如大川周明、笠木良明、十河信二等）。

第二是理念和调查的关系。“满铁调查部”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痛苦史。初期的调查部是在后藤新平的“文治军备”的方针下，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满洲的文明的开化”；中期的“满铁调查部”又为“满洲国的诞生”全力以赴。这

是确实的。可是他们却无法熄灭不断来自外部的“放弃满蒙论”（吉田茂和石桥湛山）的呼声，以及来自内部的那种“我们的工作不是正在寻求经营殖民地的合理性吗？”的想法。他们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寻求扬弃理念和调查的哲学旅行。调查部的核心力量是三十五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也是使这个旅行容易遇到重重困难的原因。

第三是和中国的社会关系。在日本有“入乡随乡”这句俗语。可是中国却说“随乡入乡。”这两句话表达的行为顺序恰恰相反。调查部也的确作了一些工作，它由实地调查入手，把在满洲原野上搜集的事实加以组织，并使其发展成为“政策”，来推动满洲的工作。但是，在“事实”升华为“政策”的过程中，就有和乡土旧观念的理论开始背离的情况；注意到这种背离情况的人，就参加到地方政治工作中去。这种行动与结果已记述在第三章“对抗思想”中。

第一章的“原野思想”概括地叙述了调查部的诞生、性质、职能；第二章的“热砂思想”介绍了随即到来的“满洲建国”的理念和行动，并尽量简单扼要地记叙了形成这个时代的“理念和行动”的国际关系；第三章的“对抗思想”是企图通过人来说明确定并加强调查部的自主性时，与“权力”发生了什么关系；最后一章“余辉思想”是写满铁调查部”与日本战败的同时，沉没在历史的地平线下。可是它的沉没就象我们看到的壮观的落日一样，放射着灿烂的光辉；然而“满铁调查部”积累的知识和方法论，象那轮落日又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一样，在战后的社会甦醒了。目前在政界、学术界、经济界……过去任调查部员的人，真是不胜枚举。战后的“经济成长”，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也是无与伦比的，分析其成长原因的报告也很多。如从人的资源这个角度来看，说

是过去调查部的人员描绘了“经济成长”的蓝图也不过分。就是说，日本在战败的同时，虽然把“满铁”以及很多硬设备留在中国，可是，所谓“大脑”的软设备却全部撤回来了。至于用什么方式继承和发扬这些软设备，这是今后的课题。这关系到国家的要求（特别是资源问题）、国民的价值观、教育制度和方法等。

和往常一样，从选材和资料的搜集以及记叙都是我个人的单独旅行。选材和阅读资料，我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在《朝日周刊》上连载又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因为都是我独自在旅行，所以用了很长时间。到旅行结束的现在，我感到实际上自己还没有走完一半路程。我想对“满铁”的旅行就是这样，越向前进，越感到离终点远。有些事被浓雾包围着，要想看清楚也是很困难的。这次旅行的的确确是一次栉风沐雨的旅行。正因为如此，使我对“满铁调查部”有关人员对我的好意和帮助，感激不尽。因为我会见了很多人，他们的姓名不能一一列举，谨在此表示谢意。虽然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是，本书是我一个人写的，应该文责自负。

在《朝日周刊》上连载时，蒙画家福田隆义画了细致而雄伟、精确而洋溢着诗意的插图一百五十幅，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草柳大藏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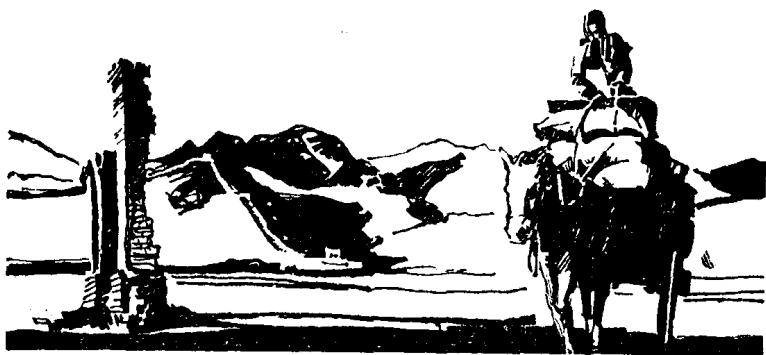
我在《满铁调查部纪实》里写了些什么(代序)… (1)

第一章 原野思想…………… (1)

第二章 热砂思想……………(115)

第三章 对抗思想……………(237)

第四章 余辉思想……………(453)



第 一 章

原 野 思 想

(一)

在满洲（现今中国东北地区）住过或者呆过两三年的人，每逢谈到满洲的时候，总要说上一句“火红的夕阳”。

森繁久弥从满洲撤退时，在运输坦克的舰艇上梦见：“我拉着女儿的手伫立在入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沐浴着即将西沉的火红夕阳的光辉之中”。

战败后，市桥明子（国际电视演员）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她最先问母亲的是：“妈妈，日本的夕阳为什么这么小呀？”

“火红的夕阳”这个词，对于曾在满洲生活过的人们来说，似乎含有深切的恋慕之感。在金丸晴哉的《满洲岁时记》一书中，也有“火红的夕阳”这样一节。那落向草原、高粱地和兴安岭背后的夕阳的余辉，是战前日本某个时期鲜明而清晰的象征。

对于那个时代以及当时的人们来说，还有一个巨大的象征，那就是沐浴在这“火红夕阳”的光辉之中，延伸一万二千公里的铁路。“南满铁路公司”通称“满铁”，它以各种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中。

除夕阳之外，市桥明子所感到奇怪的是，祖国——日本生活设备的简陋。譬如当你来到满铁医院，就会看到那里有着完善的开水供应设备，还有一条医疗器具的自动化消毒线，

医疗器具可通过消毒灭菌装置的通道，由传送带来传递。

满铁总公司有六百台打字机，在不停地工作着；电话装有自动拨号盘，不用接线可以立刻通话；大豆的收购数量、运输里程、运费等均以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造的电子计算机的穿孔卡片系统来处理；特快列车“亚细亚号”由十四节车厢编成，其营业速度时速超过一百三十公里，并且有冷气和暖气设备。顺便补充一句，持有俄语二等合格证的有四千五百人，会说汉语和英语的，不，不会说的人几乎连一个也没有。

这个从质到量配备齐全的“满铁”，不用说，它是日本经营殖民地的一个机构。“满铁”于一九〇六年（明治39年）以两亿元资本创立，次年，即明治四十年四月一日开始营业。其中一亿元由日本政府投资，余下的一亿元由清朝政府及日清两国民间公开募集。由于每年可确保按百分之六（后来增至8%）分红，所以股票多半被皇族和贵族所占有。

满铁最初只经营铁路和煤矿。后来根据日俄战争结束后所缔结的朴资茅斯条约，日本接收了俄国铺设的东清铁路大连——宽城子间的线路，并获得了抚顺、烟台煤矿的经营权。

此外，把铁路附近可以行使一般行政权的地区，划为铁路附属地，同时，获得每十公里驻军十五名的驻军权。

以上是“满铁”的起点，而后四十年间，“满铁”建立了七十个有关公司及旁系机构，战败时，全部财产按当时的价格计算，已达二十六亿七千万美元（据在外财产调查会的估价）。

“满铁”，对于在满洲生活过的人来说，既是“火红的

夕阳”，又是永恒的殿堂。也可以说，它既是经济命脉，同时也是提供医疗、教育、娱乐、体育的一个“小小的王国”。

“满铁”的确象是一个国家。它不仅对生活在满洲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它如实地反映着国家的理想、意志和期望。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一致性和矛盾，几乎都以和国内相似的形式在“满铁”表现出来。

据说现在的年轻人常常问道：“所谓满铁，究竟是什么铁呀？”如果说是铁的话，那可以说是一种尚未成锭的，含有各种杂质的生铁。在日本国内保持着以天皇一家为至高无上的绝对主义体制，对每个日本人的评价，首先要看他对天皇的感情如何；但是，在“满铁”，个人的抱负、能力和政治力量以及人事的交往等，可以说是自由的。

这个“满铁”的智囊就是“调查部”。（调查部成立以后的四十年当中，曾经多次易名，只要无损其意义，下面就用“调查部”这一名称来叙述。）

“满铁调查部”在四十年当中所提出的报告达六千二百份。为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书籍、杂志、报纸（外国报纸）的剪报共有五万多件。这是杨觉勇(John Young)在八年当中调查的数字，杨对这些资料高度评价说：“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亚洲知识的宝库”。

战败后，具岛兼三郎（现为长崎大学校长）从满铁调查部回到他的老巢九州帝国大学的时候，据说，当他走进九大图书馆，立刻感到“仿佛是从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突然被撵到一个家庭手工业作坊里来一样”。

“满铁”人材济济，资金充足。昭和十三年四月，松冈洋右任满铁总裁时成立了“大调查部”，当时工作人员有二

千零二十五人。预算超过八百万元。（如以批发价格换算，相当于今天的三十八亿日元）。此外，“调查部”不仅设在满铁总公司的大连，而且在沈阳、哈尔滨、天津、上海、南京，甚至纽约和巴黎都设有办事处。

真可以说是日本创造的，空前绝后的“智囊团”，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是一个“专家集团”。

现在日本号称“智囊团”的单位据说有六百多个。它们的研究人员的素质姑且不论，如果从待遇和支付的研究费用方面来看，“满铁调查部”则有着空前绝后的规模和能量。正如上海办事处主任伊藤武雄所说的那样：“专门知识的工业化”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但“满铁调查部”不是一个单纯的组织的“花园”，也不是一个在知识的发展变化中只求得一致就可以的单位。即使“调查部”是个学术领域，但它也决不是什么“神圣的领域”。

“满铁”本身不单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它还具有类似日本政府的职能。它是一个最初对满洲、其次对中国，继而对列强制定有效策略与行使权力的据点。而调查部就是这个机构的一个细胞。并不是有一副近视眼镜，文献和外语能力就能够在这里工作的。他们还要参与国家大事，或者给国家提出可供谘询的各种资料，为此需要搜集“情报”。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化身”，就要奔走于洒满“火红夕阳”的光辉的满洲草原上。有时还要越过国境藏身于华沙或者莫斯科的旅馆之中。

譬如，昭和四年。满铁巴黎办事处接到关东军的一份“极密指令”，其内容是要求调查苏联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办事处座落在凯旋门的近旁，它是借国际铁路联盟在巴黎开

会的机会而开设的。办事处主任坂本直道，是个明治维新的志士坂本龙马的侄子。长的和他叔父龙马相似，有着事无巨细都能容忍的品格，所以使他结交了不少朋友。总务部长是调查部出身的秋吉胜広，调查课长是调查部首屈一指的俄国通嶋野三郎。一方面嶋野与驻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捷克、波兰的“情报源”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又和驻法使馆武官土桥勇造，驻波兰使馆随员泽田中将等人常常接近。后来土桥成了爪哇岛登陆司令。他擅长法语，特别是与培丹元帅素有深交。泽田是陆军中俄语最好的一个。他眼界宽阔，和波兰的斯米尔卡参谋长结成莫逆之交。培丹和斯米尔卡的情报很灵，可以收到驻莫斯科各个机关的情报。当时最好的办法是，在信封上贴的邮票背面写上极小的密码，嶋野通过土桥和泽田的手拿到邮票，用放大镜放大后译出密码。此种情报“情况准确”，一旦到手，立即转发各国，这样可以判断出“嶋野机关”发来情报是否准确。

嶋野向关东军汇报之后，参加了结束日中战争的“缪斌工作^①”。参加这项工作的成员，除嶋野外，还有调查部俄国组组长宫崎正义、驻南京大使中山优、上海卫戍司令布施安昌的心腹古士范与库兹涅佐夫两个俄国人。他们一方面通过汪精卫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联系的同时，又从日本将宇垣一成大将召到上海。在“宇垣的政治活动”中，主要由满洲日日新闻的大泽勇人来工作，结果由于宇垣的政治家气味过浓而未得到军人们的信任，此项工作遂以失败告终。但根据现在一般有关昭和史的介绍，都说曾有两名调查部部员参加了

① 缪斌系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提倡中日“提携”，崇尚武士道精神，提倡宣传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芦沟桥事变后，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成立新民会，缪斌任新民会会长。该组织在缪斌的领导下，全面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与征服中国的计划。——译者

“**缪斌工作**”。

关于宫崎正义后面还要谈到，他是众所周知的石原莞尔的“智囊”，在松冈洋右当总裁时，石原曾介绍说：“此人是天下的俊杰。”

继“**缪斌工作**”之后，**嶋野**担任了“**回教工作**”。为了争取回教各国，决定同他们进行经济交流，在代代木上原建筑了一座清真寺，就是这一工作的象征。建筑用地由山下龟三郎捐助，一个叫森村市左卫门的富豪拿出三万元现款，并由三菱银行负责此项工程直至竣工。现在，从涩谷区的富谷通往环行七号路（的井之头大路）的右侧，矗立着的那座建筑物就是**嶋野**的“**美梦的遗迹**”。

由此可见，满铁并不是一个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铁路公司，它具有按照国家的要求锐敏地进行活动的机能。尽管如此，满铁既不单纯是一个唯命是从的机构，也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大杂烩”。它的领导机关有时能够左右国家的方针政策。

昭和十五年春，调查部员具岛兼三郎接到田中清次郎部长“有要事相商，速来旅社”的指示。田中原是三井物产的重要干部，后藤新平任台湾总督时，他受到提拔，调任满铁理事，前往彼得堡解决与俄国的联运问题。完成任务后，重返三井物产，但是松冈洋右就任满铁总裁后，把扩大调查部作为他的一项“装璜门面的事业”时，田中应邀再次回到满铁，担任副总裁级的部长。当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耆宿了。

“你写的东西，我已经读过。写的很好，我也赞同你的意见”。

上面就是田中说话时用的口气。原来满铁这个公司，自创办以来，就有着这样一种风气：上级对下级称呼“你”，

下级对上级称呼“您”，大家对这种装模作样的腔调都非常反感，后来，以致象“名震满铁无人不晓”的北条秀一（原参议院议员）之类的人物，有时竟坐在部长和课长的桌子上向他们提出责问。

田中说的“我也赞同你的意见”这句话，是针对具岛发表在《满铁调查月报》（一九三九年十月号及一九四〇年一月号）上的《物资战略与外交政策》那篇论文的内容来说的。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日本与德国之间缔结了“防共协定”。次年即十二年六月，意大利也参加了此项协定，因而变成“三国防共协定”。此后，匈牙利、西班牙、满洲国等也加入了这个协定，然而，到了昭和十四年，苏联不顾英、法提出的以德国为敌缔结同盟条约的提议，反而和德国接近，并在八月二十三日与前来莫斯科的李宾特罗甫外相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则新闻使全世界的知识界都为之震惊。

路易·阿拉贡在“共产党人”杂志中如实地描写了当时的动摇情况。一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社会科学同义词的日本知识界顿感惶惑。日本政府也受到冲击，认为德国的态度是“违反防共协定的行为”，于是中止了加强协定的谈判。

正因为处于此种形势之下，具岛在“满铁调查月报”上发表文章论证“我国的‘枢轴外交’是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并非是物资战略的必然要求。由于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枢轴外交立即崩溃是理所当然的。不再需要这种危险的外交”这一主张，在满铁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况且，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又是枢轴外交的中心人物，正是在这位总裁的眼皮底下，一个调查部员竟发表了《在当前的贸易结构下，以英